编辑:毛雨森 美编:刘玉容 校对:陈彻 组版:翟晓东

沈月凤:百年芳华一片丹心(报告文学)

□杨劲松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沈月凤饰演《碧玉簪》剧照

沈月凤近照

本土文本

1922年端午,浙江嵊县洪水围城,城南草屋里的沈家迎来了二女儿月凤的诞生。今又端阳,在江苏南通的居民楼里,中共党员、越剧表演艺术家沈月凤迎来99岁生日。从剡溪到南通的艺术人生,沈月凤经历了越剧从无到有、推陈出新的百年变革,也经历了中国历史上翻天覆地的百年变迁。

在苦难中开花

1922年的那场洪灾,让嵊县穷人跌进生存谷底。父亲因无钱医治早逝后,为了糊口,沈月凤12岁离家50里,进入戏班学唱戏。

“三年内不发工资、生死病亡不负责任、被师父打死不负责任”,三年科班,苦不堪言。满师出科后,沈月凤的第一部戏是与竺水招搭班演出的《玉连环》。《玉连环》又名《李翠英告状》,是竺水招早年的成名之作,之前与竺搭档饰演李翠英的是其义结金兰的尹桂芳。沈月凤演活了李翠英的神韵,竺水招握着她的手:“月凤,我看好你,却没想到你是这么好!以后你就是我的妹子了。”

1938年,沈月凤来到上海唱二肩花旦,借宿在袁雪芬挑头肩的大来剧场的前厢房。她在上海看了京剧、绍剧、沪剧、话剧和电影,感到革新越剧的大势所趋。4年后,她正式加盟袁雪芬的四季春班。袁是头肩旦、沈任二肩旦。彼时,导演排戏、按剧本演,已非之前的老套路,沈月凤成为“新越剧”改革的重要参与者。

俏丽活泼的沈月凤与沉郁稳健的袁雪芬互为头二肩旦。沉稳的旦角戏,沈做袁的二肩旦,活泼的戏,往往是沈做头肩旦。袁雪芬积劳成疾,沈月凤就临时挑起袁大姐头肩旦的戏,救场如救火,沈演完观众一片叫好,两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

好景不长,在戏霸威逼下,沈月凤被迫离开四季春班。1944年,已是上海头肩花旦的沈月凤被黑社会戏班“控制”,见不到母亲离世前最后一面,她愤而离开了奋斗了7年的上海舞台,沿着大运河到江浙演出。

在杭州大世界,派场师傅(早期越剧中分派演员、决定剧情场次的师傅)思想进步,排演了《刘胡兰》,沈月凤扮演的刘胡兰深深打动观众,惊动了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某天,一群兵痞冲上舞台,将她打得头破血流,并抓走了派场师傅。沈月凤被迫离开杭州去乡下避难,同时间,传来了“越剧十姐妹”为反对旧戏班制度、发展新越剧,联合义演《山河恋》的消息。

渴望一个清白平安的舞台,继续挥洒越剧的诗意;渴望一个富强民主的社会,承载生命与生活的远方。这样的梦想,坚定在沈月凤26岁的年轮上。

从生活中长根

上海解放后,沈月凤重回黄浦江畔,迈进新的艺术天地。那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地正推行“改戏”“改人”“改制”的戏曲改革。沈月凤被任命为上海市第二届戏曲研究班第二分队第四组组长。在研究班上,她被评为学习模范。结业汇报演出上,她主演了传统越剧《狗报恩》,徐玉兰、范瑞娟、王文娟等姐妹上台为她配戏。

1952年,带着戏曲革新精神,沈月凤改编的传统戏《王翠翘》在杭州会演中获得一等奖,她将100万元(旧币)奖金全部捐给了抗美援朝前线,那年她三十而立。老大姐筱白玉麟邀请她在上海越剧工会注册了华新越剧团,沈月凤以最高票当选为该团团长,负责监票的是俞振飞。1955年,该团迁至南通和苏州青春越剧团合并成立南通越剧团,从此沈月凤定居南通。

沈月凤到南通的首场演出是在更俗剧院,这是著名实业家张謇于1919年创建,梅兰芳曾三度在此盛演。张謇在南通创立的伶工学社,是中国第一个戏曲专业院校。南通与上海一江之隔,却是苏北小城。沈月凤深知舞台才是演员生命的原乡,她带头入籍南通,成为南通市越剧一团的副团长。

在南通市越剧一团,沈月凤大幅降低自己工资,主动无偿捐出自己的精美行头(私人演出服装),她说剧团国营了就是集体的,行头集体所有,没行头的演员都可以使用,演出质量就会提高。她还第一个响应号召买了100元国库券。在江苏省首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上,她代表南通演出的《倪凤煽茶》获得一等奖,同获一等奖还有代表南京参赛的竺水招、商芳臣。

1957年全国剧团系统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沈月凤决定排演现代越剧。她带着主创根据南通市建筑公司劳动模范陆修根的事迹创排了越剧《老八路》,巡演全国。1958年国庆9周年前夕,《老八路》应邀为首都建筑工人演出,并参加国庆游行方阵,沈月凤带领18位花旦载歌载舞走过天安门,欢庆国庆。10月14日晚,朱德、周恩来、陈毅等国家领导人在全国文联礼堂观看《老八路》。看完演出,周总理握着沈月凤的手说:沈团长,你是老艺人,浙江人,我也是浙江绍兴人,与你是同乡。你们今天演出不错,你们还要不断培养新人啊!陈毅也鼓励他们:同志们,你们要好好演出,我们非常欢迎越剧,一定要把越剧事业发展下去。

那是沈月凤最难忘的时刻,她深感“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沈月凤”。1959年从北京演出归来,沈月凤向中共党组织递交了入党报告。

忠于信仰甘于平凡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沈月凤重新回到南通越剧团,回到副团长的岗位。那年她已57岁,她拒绝再当舞台上的头肩旦,主动为青年演员当配角,为南通越剧的传承奔波于长江两岸。尹桂芳、范瑞娟、傅全香、徐玉兰、王文娟、陆锦花、张桂凤、徐天红、吴小楼、金采风等姐妹,都陆续被沈月凤邀请到团里指导南通青年越剧演员表演。

在越剧演出市场最繁荣的20世纪80年代,经济效益最好的南通越剧团却没有固定团部,已过花甲的沈月凤忙前忙后地奔波,以最短的时间促成了四层楼的团部加演员宿舍楼拔地而起。在越剧团多年分房中,她从未打过住房申请报告,至今未分过越剧团一寸房源。

半个世纪耕耘,越剧艺术种子在南通已树大根深。认认真真唱戏、踏踏实实做人的沈月凤在1983年62岁时,如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她离休后,依然为越剧艺术奉献光和热。1991年,南通总工会成立了职工越剧团,挂帅的正是70岁的沈月凤。这个由退休老演员组成的业余越剧团,排演了众多经典折子戏,曾为抗洪救灾组织义演捐款。

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后,舞台艺术创作得到高度重视,南通越剧团被合并进南通艺术剧院。2015年,沈月凤提笔写了自传《凤曲吹应好——我的越剧人生》,为越剧艺术研究提供了大量珍贵史料。

如今,百年更俗剧院已重建一新,而新建的面积达10万平方米的南通大剧院已然傲立紫琅湖畔。窗外风景独好,沈月凤迎来了自己99岁的生日。加上农历闰月,这位老人已然走过百年长河。她说自己长寿的秘诀是甘于平凡,不怕做舞台的配角,却要做生活的主角。她说信仰的力量、观众的厚爱让她战胜一次又一次时代的暴风骤雨去拥抱太阳,对信仰的忠贞是她生命不屈的支柱。她的光荣,是嵊县走出的无数舞台姐妹的共同梦想。

闲 置(散文)

□张海燕

我印象中,这个笔记本该是黑得发亮的皮质封面,上面有着烫金的大字,是我的名字,笔记本的侧面一个小环扣里别着一支同样色泽的笔,笔套上是同样的烫金大字。当我第一眼看到它的时候,对它的喜欢程度,和对送它给我的那个人的喜欢程度是成正比的。我就那样捧着本子和笔爱不释手看了好几天,后来终究觉得该找个妥帖的地方,把它好好珍藏。这样等它的主人再从远方回来,我还能炫耀她给我的礼物,就像我们的感情一样,被我多么妥帖地收藏着,从不曾风吹雨淋,更不会变质。

我看着被我从箱底下翻出来的笔记本,皮质的部分,有的已经鼓起了包,用手轻轻一抠,皮就破了,一个小洞洞就露了出来。

我从本子侧面的环扣里抽出笔,拔开笔套,在旁边的废旧报纸上画两笔,早已不出油了。再打开笔记本,在第一页,她当年临走前,我们拍的合影,我就夹在里面。那时候,我们在岸边的垂柳旁像两个傻妞,手不知如何摆放,就一人拽一根柳条,我们分立柳条的两边,脸上还有没心没肺觉得过几天就能重逢的笑容。

我的指尖轻轻落在照片上我们年轻的脸庞上,指尖一碰,才注意到照片上有些小粉粒,手一碰,照片就糊了,我们的脸也花了。

我的手僵在空中。时间已经久远到让照片都守不住色彩和图像了吗?我们以为会一直永存在记忆里的,竟然是这么经不起流年的撕扯吗?那时候,我怎么就没想到先把照片塑封一下再夹到本子里呢?

我捧着笔记本,慢慢坐回椅子里。我们以为最好的珍藏方式,竟然也是敌不过时间更改的啊。拿到本子和笔的时候,我始终觉得,她给我的礼物太珍贵了,这么好的直接印刻着我名字的本子,平时哪里派得上用场呢?普通的读书笔记、抄写歌词、个人日记,哪一样配得上用这么珍贵的本子来写?我一定要把它留到最重要的时刻去书写去使用。

可是,即便到了今天,我十五六岁时收到的笔记本礼物,过了二十多年,我好像还是没找到最重要的那个时刻来书写或记录点什么,我只是在这个早晨,突然想起那些天各一方的朋友,想起某个箱底可能还藏着些我从前都舍不得去碰触的和青春年华有关的记忆,我才翻开了它。可是它已经不是最初朋友送给我时的模样了。

它只是一本在记忆的城堡里闲置太久的老古董,已经褪色、破旧了。

记忆像倒闸的水流,冲刷着我的心。要是记得不错,她送的这个本子,最后一页里,有地址簿,她当时慎重地留下了联系方式。那时,不知道她去了远方后,具体的地址,但是她留了她父母家的电话和地址。

我颤抖着手打开最后一页,目光接触到数字,却又冷凝了。现在的电话号码已经是8位数了,那时留的还是7位数。我按照自己的想象,在号码前加拨了一个数字,里面标准的普通话传来:对不起,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正确后再拨。我再看看,下面还有一行数字,可是,细看,更令我无语,那是BP机的呼号。这上面记录的每一个数字,都永远停留在了从前的日期里,它们已经不属于现在。

我开始追溯,为什么在最初,我没有照着号码拨过去?为什么等到全部无效了,才想到去拨打?这些号码本来是我和她之间珍贵的粘连,可是因为长久的闲置,已经毫无意义了。

设想一下,如果现在我和她在大街上偶遇,我还能循着她的容颜找到二十多年前我所熟悉的痕迹吗?若是有缘,她读着网络上某一篇我用笔名写的文章,她还会知道这是她曾经熟悉的人吗?

我们总给自己设定很多时间限制,等到状况好了,等到一切如意了,等到可以荣归故里了,等到……那时,我们就去做一件最重要的、一直期待的事。可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时间,际遇,会不会还在原地等待?

一块土地如果闲置很久,慢慢地,会长出一些野草,野草会肆无忌惮漫无边际地逐渐疯长。你想重新处置它,耕作一番,种上庄稼即可。

可是感情,可是记忆,可是那些珍贵的朋友们,你把他们闲置了,还能如荒地般再重新播种吗?最可怕的荒漠在心里,是漠视。

闲置久了,什么都会生疏,距离就会乘隙而入。

曾经以为,闲置会是一种过渡状态,越过一个阶段,到另一个起点,还可以重新来过。其实不是的,在闲置的过程中,很多本质性的东西已经慢慢剥离了本体,一点点偏离了原来的位置。

江海文学

民间写真

蔷薇作伴

□艾英

谷雨时节,万物生长。家中院墙绿叶间,猝不及防地冒出一点玫红;接下来一串阳光明亮的日子,一朵绽开的花携带数朵花苞悬挂在枝头,簇拥成团,空气里漫溢淡淡的馨香;浅夏来临,枝叶重重叠叠,花朵密密匝匝,花墙绵延数米;然后一场细雨,花瓣纷纷飘落,一场温馨而优美、清香又甜蜜的蔷薇盛会结束,火热的夏天来临……

每年从暮春到初夏,都会沉入一场蔷薇的梦境。这个春天,因疫情不能远行,又因3月初一天下午下班路上摔了一跤,只能居家静养,我更有时间和心情,仔细地观察、欣赏家中小院的花、草、树、木、竹,尤其是蔷薇。每天从早到晚,我要看好几遍。蔷薇一直在变化——前一天这一片全是绿色,第二天就是一片红霞;甚至早上还是一嘟噜花苞,晚上就变成数朵花朵;玫红的花瓣、洁白的花心、嫩黄的花蕊,层次分明。我还有重大发现:蔷薇每个枝条上,都是七片叶子。我拍下叶子,用“花帮主识花”小程序查:七姊妹。再百度查询,蔷薇主要种类有粉团蔷薇、荷花蔷薇、日本无刺蔷薇、七姊妹蔷薇等。七姊妹蔷薇是野蔷薇一个变种,也叫十姊妹,花重瓣,深粉红色,常七八朵或十几朵簇生在一起,气味芳香。

蔷薇喜阳光,耐寒,耐旱,耐水,适应性强。我平时不怎么浇水,只在夏季高温或连续多天不下雨时才浇点水,偶尔浇点果皮发酵水。有时修剪一下枝条,并非维护生长,是免得刮到自家或邻居家的汽车。尽管是“懒人”养护,五六年时间过去,蔷薇枝繁叶茂,西侧的蹿到桂花树上,在树枝与树叶间缠绕、妩媚;东边的攀上竹梢,在竹竿与竹叶之间交织、摇曳。因桂花树高大,遮挡阳光,西侧的蔷薇开得稀疏,只有星星点点;东边的蔷薇生长繁盛,总是团团簇簇。

今年,小院的蔷薇愈加旺盛、热烈、张扬。一丛丛嫩绿的枝条从高处纷垂披挂,恣意而奔放;一簇簇玫红的花朵在两边荡漾蔓延,明媚又温柔。蔷薇向外漫溢、向上升腾、向旁边铺展,衬着米色石砖墙、黑色栅栏和仿古路灯,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小院拥有灵动的风姿,压抑的春天增添绚丽的色彩,我暗淡的心情也明亮起来,每天都用手机拍上几张,留存一幅幅清新的画面。

因为疫情,学校和幼儿园延期开学,西边邻居家的一个男孩、东边邻居家的两个女孩常在小区过道玩耍,或骑车,或玩轮滑,或打羽毛球,或跑来跑去,孩童不知愁滋味,嬉闹声给寂静的小区带来从未有过的热闹与活力。一天下午,我坐在二楼阳台晒太阳,听到大女孩说:妈妈说过,不能摘花。小女孩说:我没摘啊,我在看呢。我起身一看,两个女孩站在蔷薇花下,我说:小朋友小心,蔷薇有刺,别扎着。两个女孩仰头看看我,转身跑开了。看到孩子们被蔷薇花吸引,蔷薇不只是自家的风景,只供自家人欣赏,也成为这个小区的风景,成为大家生活中的一部分,我心里甜甜的、暖暖的、柔柔的。

几个月来,因疫情宅在家中,上班也是家里和单位两点一线,又因腿伤疼痛,只能在房间里、阳台上、院子中活动,感觉天地变小,有些惆怅和焦虑,但有蔷薇的陪伴——从含苞待放到花瓣舒展的生长,从星星点点到如霞似锦的变化,守着一院芬芳,享受自然最美的季节,疼痛被消减、淡化,安静的日子有惊喜、有期盼、有寄托。蔷薇织就的花墙,围成一方静谧、祥和的天地,而这份宁静、这份悠闲,不正是我一直想要的生活吗?

江海新韵

小康“路”上(散文诗)

□赵勇进

茫茫人海,或聚或散,靠的就是路。

路的起点是家,路的终端也是家。路没有尽头,路是一个圆的循环。人,周而复始地在路上行走,就像那个随鼠标移动的箭头,在追寻自己的梦想。

艰难的是路途、快乐的是路途。路是一部电视剧的场景,你是编导兼主演,所有的人都是你的配角。路途充满悬念,悲欢离合的故事每天都在发生,大多情节平淡、结局一般。

路上挤满了人,最多的是奋斗者,为生存、为养家糊口、为自己的生活质量好一点再好上一点。

为生存,有人会低着头、弯着腰、蹬着三轮车在马路边,与想坐车的讨价还价;有人为养家糊口,会半夜起来到地里采摘蔬菜,赶到城里的早市上叫卖新鲜;为自己的生活质量好一点再好上一点,每一个都在出卖自己的力气、技能、智慧。对这些奉公守法,凭借自己的特长,奋斗在人生路上的劳动者,我充满敬意。是这些最底层的他们,筑起了共和国的根基。小康路上,不能少了他们,也不能没有他们。

目光有多远,路就有多长。

年轻时,背着行囊,离开通州,涉过乡下的泥泞小道,迈上尘土飞扬的砂石路,乘汽车、坐轮船、挤火车,到外面的世界去,不是寻找生活的精彩,而是让饥饿的肚子填得结实些,而是让干瘪的口袋早些鼓起来,把梦里的小楼搬回家,不再担心风霜雨雪的日子。

人到中年,怀揣满满的乡愁,回到通州。开着私家轿车,在窗外美丽风景陪伴下一路飞驰。路连着路,路还是连着路。一路走来,高速、国道、最终进入农路。今日通州,沿路望去,一幢幢小楼掩映在绿树花卉之中,一张张笑脸不时从眼前闪过。工业化、城镇化,让许多农民变居民。路越来越宽、路越走越舒坦。不要问路有多长,不要问路有多错综,导航一定把你送到家门口。

头发雪白的老父亲倚在门口,看着遍地种植的庄稼。春夏秋冬,水稻麦子,变换的是季节,不变的是他对生活的守望,望着一年又一年芝麻开花般的日子,他终于明白,有了路,远方的梦想可以种植在自家的责任田里;地里的收成可以沿着路进城,去换回自己的希望。其实,我就是父亲种植的一枝植物。早年,在他的迟疑的目光里,踏上了梦想的征程;后来,在他的满足的期盼里,一次次跟他讲述外边世界的精彩和对未来生活更加美好的向往。

人要诗与远方,得靠道路。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改革开放之路,走着走着,中国老百姓离小康越来越近。小康是什么,小康就是我们走在大路上,奔向富裕;小康是什么,就是我们沿着路的方向,生活质量在不断提升,就是获得感和幸福感在不断增强。“路通八方,州聚万家”。多年前,通州就规划了做大经济蛋糕,夯实富民基础;激发创业活力,拓宽富民路径;优化公共服务,丰富富民内涵;深挖三农潜力,补齐富民短板的路径。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老百姓心中的“北斗导航”。幸福需要奋斗,我们已经在冲刺的路上。小康在“路”上,小康在心上,小康将成为我们老百姓的家常。